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彙編職方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四百二十三卷目錄

懷慶府部藝文二

重修濟瀆廟碑

宋盧多遜

真宗御製記

張閻

四令祠堂記

司馬光

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前人

答河陽李夷白祕校書

前人

河陽揚清亭記

黃庭堅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歐陽修

德威堂銘

蘇軾

賀河陽文侍郎啓

蘇轍

蘇旗驥神道碑

姓 關琳

知河陽謝表

馮京

司馬溫公祠碑記

張耒

濟源縣創建石橋記

金王藏器

代祀濟瀆北海記

元揭傒斯

重修孟州記

尚企賢

殷烈祖廟碑

郝經

重修成湯廟碑

郝采麟

修溫縣文廟碑記

前人

重修修武縣文廟記

李天秩

重修修武縣學記

王惲

龍祠禱雨記

馬曙

孔氏先塋碑

皇甫湜

許衡讚

王磐

郝公神道碑

盧摯

古今圖書集成
災傷圖序

明王漢

職方典第四百二十三卷

懷慶府部藝文二

重修濟瀆廟碑

宋盧多遜

池宮分四瀆其一曰濟洪範辨八政其三曰祀水以
潤下百川獨紀乎清源國之大事萬物莫先於祭法
是知神主川瀆炳靈以濟蒼生君臨寰宇設祠以答
元祐非太平致理之代其何交感之如是乎若乃大
川會同異源共注始也殊其派或清濁之可分泊乎
合其流卽混撓之無別未有清能獨守濁不可雜德

冠百谷名光四海名之曰瀆不其宜乎禹貢稱導沆
東流紀其源也劉熙謂濟河南出釋其名也溢爲滎
所以驗伏流之異會於汶所以正朝宗之路至柔成
性所謂和而不同者孰可預焉至清立德所謂撓之
不濁者我無愧也所以明神宅之爲靈府前聖著之
爲祀典虞書有之曰秩于山川所以明次序而視諸
侯也周制有之曰沉以珪玉所以重薦奠而預四望
也歷代展祭具有聞焉隋文帝開皇二年始立廟貌
而致享唐元宗天寶六載爰以公爵而建封歷數會

昌天啓大宋恆序不忒甘澤以時歲賀豐穰民無疾
苦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睿聖之
德貫於神明所禱無不通所請無不應惟神昭感謂
若此也於是降宸旨流德音以爲所感在人心所享
惟邦教有道之君視民如赤子神則應之不道之君
謂己有天命神則遠之所以癸堙夏緒辛毀商祀山
川鬼神其何交感恆風若而恆雨若不知響應之源
美輪焉而美奐焉空務勝游之樂祀廟卑圮置而不
修禮樂廢墜弛而不舉將以感威靈而得冥祐者未

古今圖書集成
之有也我今尅己濟物潔誠以祀神宜壯祠宇以光
典禮俄而下有司以集事降王人而護役建規立制
蓋取諸大壯肯堂施構仰占于中星發慮宸衷感而
遂通揆程有秩成之不日繚垣峻宇崇堦邃戶肅然
瞻望赫奕神府牲牢旣設酒齊斯列簠簋釶瓚薦尊
蠲潔我皇至誠惟神昭悅何謂至誠陳其德也何謂
昭悅言其應也我皇勤政無怠惟民是恤天下所以
混一遠民所以懷柔端慤齋莊以務薦享故終日優
然每如受其福惟神上應天命陰助皇化膏澤調順

神之職也多稼豐登神之力也感我德政歆我祀事
故生民泰然恆如受其賜信所謂非太平致理之代
其何致於交感哉神非明朝無以昭靈應明朝非廟
無以崇祀事使千載而下赫然而垂範者非貞珉不
能久故命樹豐碑勒斯文而紀述焉昔者汧渭立祠
空傳陳寶之異汾晉列祀但聞秋風之歌未若因聖
君崇大典由廟宇之崇建煥邦家之法則奉詔實錄
臣得無愧銘曰萬派作流孰得其清惟濟水兮貫河
不濁孰躋其名通神理兮惟神是主垂福蒼生崇祀

事兮風雨調順稼穡順成瑞豐歲兮我皇祭享齋禱
是精重典禮兮惟神昭感享茲克誠助治世兮美矣
哉保生民也表斯瀆之靈大矣哉崇廟貌也惟我皇
之明永永不朽爲來者而作程垂萬祀兮開寶六年
記

真宗御製記

張闓

章聖皇帝卽位之七載聞河陽濟源奉仙觀唐魯真人
舊廬有道士賀蘭棲真者道術甚高發使者詔至
京師旣而與語灑然異之棲真爲詩以獻上複製詩

以寵答之一日從容問曰人言先生能點化黃金信
乎對曰陛下聖德睿明富有四海可謂真天子矣臣
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願方士僞術不足爲陛下
道上大奇其言益加敬禮未幾丐還賜號宗元大師
加以命服蠲其觀之田賦棲真一百一十有三歲乃
尸解去葬於觀之東又八十有八年其徒郭仲琨再
刻賜詩於石而圖棲真像其下且囑臣爲之記臣闓
再拜稽首而言曰伏觀自昔世主窮好道家之術者
甚衆而鮮得其真故其始莫不以爲神仙可致長年

古今圖書集成
可祈至以敝屣視天下親屈帝尊以禮怪迂之士而
其後類不免爲詭誕所欺惑可爲太息惟章聖皇帝
沖妙在躬神明自得以道蒞天下者二十有四年不
待問途襄城之野膝行崆峒之山而異人奇士應時
而來樂告以善故祥符景德之間天下垂拱無爲海
內蒙福登封告成號稱至治其功德遠矣觀棲真之
所陳上所以待遇之意與昔之世主所甘心者顧不
異哉棲真異事多此不復具載特書其爲上語者如
此

四令祠堂記

司馬光

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秦國陳公省華有三
子長曰英國文忠公堯叟官至樞密使同平章事左
僕射次日鄭國文惠公堯佐官至戶部侍郎平章事
太子太師致仕幼曰崇國康肅公堯咨官至武寧軍
節度使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始秦國爲濟源
令縣西龍潭有延慶佛舍三子相與爲學其中旣而
相繼登進士科文忠康肅公仍居郡士之首遂接踵
爲將相始大其家子孫蕃衍多以才能致美官碁布

古今圖書集成
中外故當世稱衣冠之盛者惟陳氏其後文忠公自
樞密府出判河陽文惠公與其子主客郎中述古孫
虞部員外郎知儉康肅公之子祠部郎中宗古前後
爲京西轉運使副主客君之子知素後爲濟源尉濟
源河陽之屬縣河陽京西之屬郡也四世凡七人蒞
官於是故濟源之人被陳氏之政爲多秦公尤有恩
於民能使其民旣去而思之虞部君嘗行部過濟源
遊龍潭佛舍見秦公善政錄真宗皇帝賜文忠公詩
主客君題名皆刻於石嘆曰吾家所以能顯大於世

自非曾祖父勤施仁政於民三祖父力學以取富貴
何從而致之乎至於今子孫蒙福祿不絕豈可不知
其所自耶乃構祠堂於佛舍之側畫四公之像使子
孫至者有所瞻奉並集三石刻皆置祠下且囑光爲
之記光曰光之文不足以發揚先君子之美不敢爲
虞部君曰不然知儉之建是祠非敢自矜奕世之美
蓋欲來者見之知愛民好學可以大其家有以勸也
光曰如君之言其志遠其事益大矣光何敢辭若夫
四公之事業則有國史在光不敢及也熙寧七年五

古今圖書集成
月辛酉記

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前人

五月四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許君秀才足下去年十二月懷州人來蒙惠書自爾日欲因王判官寓書報謝俗事汨沒繼以國喪奔走京師往返殊無暇稽慢之罪固無所逃光性愚魯自幼誦諸經注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之情物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奇之論皆如面牆亦不知其有內外中間爲古爲今也比老止成一樸儒而已曩屢聞王君具羣

公文章高出於衆議論爲人所信者何可悉數足下不求於彼故遣使者自衢至洛走數千里專以相委荷雅意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違尊命俾使者虛返其爲罪戾擢髮有餘所冀大君子聰明通恕知其非可爲而不爲也慙慙恐悸言不能盡

答河陽李夷白祕校書

前人

五月三十日光再拜司理祕校李君足下頃國家羅天下豪雋光以無似叨備有司以是得瞻見符采承接餘論其爲幸已大違別已來汨沒俗事未遑修問

信至兩蒙惠言且謂自省於中至於無愧則安爲之
又謂光事之非禮固弗受悅之非道固不悅何足下
自遇之厚而見期之深也愧感之外敢不頌詠美志
而佩服雅言庶幾黽勉以不負所教焉至於師法非
所敢當又承王事執掌以學之不講爲憂光也聞諸
宓子賤曰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何費日
之有盛暑未獲展晤惟加愛爲禱不宣光再拜

河陽揚清亭記

黃庭堅

河陽縣令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所治縣也慶曆中

著作郎知縣事鮮于亨慕潘令治民有聲相傳以爲
父老不伐其桃李於是築亭於其囿曰聯芳架閣于
其沼曰揚清意若同循吏之臭味有激於貪濁云才
四十年來者不嗣坳垣污泥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
月宣德郎知縣事高元敏求父吏事膚敏不深鞭罰
而政和乃浚沼開囿陸藝桃李木植菱藕稍繕故址
作亭用其名曰揚清名因其舊不捨前人之善也土
木之功不若前人愛民之不易也旣落成伐石乞文
於予爲作詩詩曰邑有社稷古千戶侯吏不自喜以

古今圖書集成
歲月偷高侯爲邦民不吏昧吏姦輒得有距有鉤去
其螟螽麥禾旣秋與民憂之與民樂之安我燕居民
勸作之匪我自逸前人度之草木茂止鳧鴈于水賓
贊士子於食酒醴男耕不遲女桑孔時高侯燕喜去
其思之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歐陽修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
有異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於璞不與夫蜃蛤珉石
混而棄者其光英美澤之氣輝然特見於外也士固

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
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
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
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耳洛陽天
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縉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
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
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
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
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

古今圖書集成
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甚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德威堂銘

蘇軾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宗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造

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末昌劉睿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觀望見宮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

古今圖書集成
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
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
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
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
天下至於四裔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
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
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
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
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太

守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
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
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路公展也大成公在洛
師嵩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
億家於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兩
河四方其訓之

賀河陽文侍郎啓

蘇轍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
判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

古今圖書集成
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矐矐於保釐之命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公安於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蘇旗驥神道碑

姓琳
缺

蘇旗驥者其先世祖爲周司寇封溫或謂之溫子春秋時爲敵所滅子孫久遠亡散維修武之族不棄其

故土留懷州不去又數世至公諱立字挺之曾大父諫大父逵皆不仕父璉贈左司禦率府率妣段氏追封未寧縣太君公幼慷慨有遠志并力讀書不治家事人笑之曰汝世農家勤治耕桑以豐衣食汝無故棄業爲書生窮躋無日矣公不顧聽爲學益堅早喪二親哀毀過禮弱冠舉三傳科未入試契丹南侵河北盜賊乘間蜂起公盡散家財合鄉黨子弟結以義信並力守禦修武由是獲全朝廷遣大帥北征公踵軍門上策帥延入語兵事大悅卽就偕行至中山會

古今圖書集成
契丹圍城甚急用公之策卒拒却之於是天子曰契丹犯塞河北士子未獲試今試事已畢朕憐夫北方士大夫不得以時充貢其皆詔試賜第解褐宿州離符縣多聚盜吏卒軍公撫循率厲執馘七十餘人闔境清肅改河清主簿考滿吏民羣詣轉運使所請留詔聽更留戒資而去遷遂州錄事參軍羣公交薦召封爲大理寺丞知文縣事尋除通判利州入遷太子中舍時執政薦公有武略諳邊務因改供備庫副使知威勝軍事繼典嵐莫石鳳夔五州皆著聲績歷官

東染洛苑二副使其在夔州兼夔梓兩路兵馬都監提點諸州巡檢兵甲事渝瀘羣蠻數入侵盜公請誘芴鄉之豪樹爲酋長蠲其實賦使守要害緩耕急戰以備禦之二州由是無復蠻苦復遷右旗驥副使同提點荆湖路刑獄公事方且倚用會有疾年七十四以慶曆二年十月十二日終於長沙官舍公雖始以學術進爲文吏而性喜武事有知略晚年夏寇苦邊諸將多沮北無功公聞之嘆曰吾布衣起家至大州較典兩路兵受國重恩不可勝道家近趙魏頗習兵

古今圖書集成
事今外國驕嫚侵擾疆場而吾老疾不得荷戈前驅以報萬一豈非命也然卒不得而償其志嗚呼惜哉夫人張氏先公卽世子四人師古梁州團練判官師顏衛州司法叅軍夢臣獲嘉主簿居喪而卒季子師路及孫孝先曾孫叔元皆三班借職餘孫九人幼未官率有志操不忝前列公之在荆湖也夢臣爲三班奉職以公高年多疾求告省侍三班執故事不許卽乞改文職歸省始許甫行及宛葉間聞喪因號泣晝夜奔赴凡七日行千三百里近世宦遠方而歿者子

孫用浮屠法多焚柩以其燼歸葬相習爲常無譏議焉夢臣獨奮曰爲人子孫忍行此豈人心也自長沙數千里奉柩歸嗚呼其信知義而斷不與俗流者夫竊嘗聞之善人者福不充子孫必繼之豈信然也慶曆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七賢鄉溫泉里先府君之兆夫人張氏祔琳郡邑於公甚邇其知公始終制行視他人爲差悉其諸子以碣文爲請琳何敢辭謹銘曰武以遏亂文以制治要在安人皆男子事武威文法公實兼之盜銷吏暇良愿帥師作牧大州人臣

古今圖書集成
美仕起家布衣非賢孰致政優譽洽榮哀始終昭銘
壟隧垂著無窮

知河陽謝表

馮京

久塵右地無補聖明坐竊疆藩尚寬罪戾恩私溢望
愧灼兼懷伏念臣才不逮智非經遠特逢盛際再列
近司擢之於尋常之中振之於顛危之下便蕃異數
究極寵光齷齪備員僅能寡過碌碌成事無足論功
徒堅許國之誠靡講衛生之術曩嬰疾疹殆至膏肓
雖賴上醫迄存餘喘然而氣血潛耗智慮早衰筋力

乏於步趨耳目乖於聽覽勉從職事乃歷歲時覆餗
之譏已騰衆口乞麾之請遽側上心矧惟右輔名都
三城重鎮水陸皆便次舍非遙食物具宜堂皇九峻
使傳罕經於館候訟牒希至於庭除加以時雨旣優
宿麥滋茂盜賊屏息閭里阜安不煩施爲有便頤養
此蓋伏遇陛下天地容覆日月照臨私臣以不報之
恩諒臣有可矜之理終始眷遇進退保全顧何心顏
敢愛軀命惟願稍加藥餌益近方書朝露未晞儻復
還於舊觀爝火不息誓更竭於精神

司馬溫公祠碑記

張耒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於是進爵爲公而國於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孺爲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兵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於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顧不能祀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祀焉告於

譙郡張耒使記之耒爲之言曰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

產豈欲為猛哉以為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况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觀也都邑田里至於京觀者千萬環聚嗟歎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

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招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遊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於堂而刻之

濟源縣創建石橋記

金玉藏器

三代之政以封疆域民故邦郭道塗溝洫橋梁之制著為定式藏諸有司時出而頒之歲以為常其浚治之力築作之功與夫斧斤畚鍤之用皆預藉於民而

古今圖書集成
其上之人又爲之奔走營畫相高下遠近之宜而修治之蓋一事未立一民未便皆有以關政之得失當是時惟其無利有利則未嘗不爲之興惟其無害有害則未嘗不爲之去經之營之使自成之慮民之患如此其深且備也後世政務姑息人各自私居官者以簿書期會爲急媮容苟合趣過目前視民之利病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加意相薰以此故歷載數百其於治效未可云得志也嘗謂道之在天下其宏大奧密不可得而言至於手足之所營耳目之所

接凡教民生養之具固不待廢精耗神殫智極慮而後能也其要甚明其法具在顧以爲不足爲而不爲耳是以人思便己而庶務因以不舉濟源居太行之陽富有山水景明氣秀民物煩夥四方之觀游者蹄踵相接有莽水自西北來稍折而東因高走下湍流悍急而縣城適當其衝漫漫衍溢嚙城隅激石瀨至於東門之下高岸陡絕幾及數尋廣狹三倍之舊嘗架木爲梁每夏秋大雨則暴漲衝射弗克支持屢易屢敗民之病涉也久矣大定十五年春淇川夏公提

古今圖書集成
來宰是邑視事之初問民所欲爲及所未便皆以次
興除朞月之間政化有成於是咸請於公願易新橋
公曰茲惟有作庶未其寧克艱創始實斯人之利乃
攻山石用圖長久渠渠嶽嶽以雕以斲屹爾巨鎮矗
如長虹嵌兩竇以防怒洩植危欄以固重險華標岌
業神獸睢盱實一方之雄勝也工旣訖使來請曰願
有記嗚呼物之廢興莫不有數而數之所制在乎人
之志慮有合不合苟合矣雖異世而親否則比肩而
不相逮此所以制物之命而廢興以之是舉也順民

之情民惟趣之上下相親志同意合僕嘉公之勤勞
能有此成俾居民往來無艱阻之嘆其爲德大矣故
爲之記

代祀濟瀆北海記

元揭傒斯

天地生生之道本乎一氣氣者水之母也天一生水
爲五行之首蒸爲雲雨流爲江河始源泉終四海利
周萬物澤被生民此水之恆道也一失其道則水旱
菑興饑饉害至生生之機於是乎舛矣是以國家之
祀先天地次五嶽五鎮四瀆四海有謹而不敢怠乃

正月之吉天子御便殿擇可代祀嶽瀆者親以香幣授翰林侍講學士愛牙赤集賢直講學士揭傒斯祇奉彝典有事於北嶽北海濟瀆南鎮以二月十日己亥與守臣懷慶路總管仇濟孟州知州完顏真吉濟源縣尹郭居民等以羊一豕一祭於濟瀆仍以是日望秩北海於廟之北如濟禮嘉澤霖霖與神俱降天子至誠無遠不通乃為之言曰惟水其德在北為我元受命之符其體周流天地為天下生物之本則海瀆之神於國家所係為尤重而比歲諸郡大水五穀

不登萬物不得其所上為天子憂下為斯民病此固天地之數然國有忠臣仁民而愛物神豈無是心哉夫天以恆道生地以恆道成水實為天地之功用天子所以崇祀於海瀆之神者務求順其恆道長為國家利澤而已斯言也神必鑒之

重修孟州記

尚企賢

孟之雄藩其來遠矣周為三輔唐號六雄後乃改河陽軍節度使為孟州三城節度使至宋仍以三城節度置使焉及金改為防禦使州處黃河北當天下之

古今圖書集成
衝據津梁之要舊州瀕河地勢卑濕水泉瀉鹵民居
墊溢大定戊申防禦使么公移築於此公廨私第一
依舊制遷舊民而實之舍汚淖而獲爽塏幾三十年
東環溴水西附紫金山河表裏相錯如繡平嵩一覽
極爲壯麗上應列宿之張下近測圭之地氣得天地
之正物霑霜露之均東西兩京之間冠蓋相望人物
熙熙梅橙花竹比屋皆然春朝巷陌羅綺香風秋夜
樓臺管絃風月蓋禮樂衣冠崇文之地民不習戰至
興定庚辰貔貅一拉掃地無餘迄今四十餘年荒墟

廢井狐兔蒿萊及壬辰天兵南渡有京西總帥范公
率諸部歸附蒙賜金符治所屬之民兼領于孟至元
丁巳欽受恩命復立新孟翌日登埤一眺折塞荆榛
茅屋數家而已乃召耆老舊民圖畫街衢標注坊巷
除廨宇寺觀廟址外聽諸人修立僉曰總帥勤於物
務夙夜不怠使荒殘廢邑復見儀型豈不偉歟竊念
瘡痍之民所倚賴者我公之惠政耳儻一旦功成改
除他邑使吾輩大失所望至辰年欽奉聖旨宣授孟
州長官於是遠近聞之莫不相賀以至女子牧童咸

古今圖書集成
見謳歌而後得我公之久守是土免懷借寇之憂矣
於戲么公創立於前范侯重修於後使後人安居樂
土久享康寧之福皆睿命開展疆場之力也中統四
年二月間宣差孟州達魯花赤阿里任新附之民而
并治之公諱貞字彥成登封人也家世出於文正之
裔備文武之資有經濟之量寬厚愛人不爲苛政由
是人多歸焉中統五年八月吉日立石

殷烈祖廟碑

郝經

大河之陽有廟曰湯王絕去老岸深入故道瞰臨中

潭蓋以王伐夏救民光有天下旱乾而無水溢故廟
於是假其神靈以禦河伯懷襄悍猛之患不知其幾
千百年稽天之浸漸入地中池池南却遠廟數里益
出腴田貽我來彝歲則大穰於是邦人益知有相之
道庇神之休靡來祈賽禮盛先稷焉歲戊午詔以懷
河陽爲今上湯沐邑於是經在藩府得賜第懷賜田
河陽河陽吏以田籍進疆畛之中有店曰楊子楊子
之東廟曰湯王卽此廟也廟前有水曰湏乃晉湏梁
水也盡在賜田內郝氏之先系出有殷帝乙之支子

今啓南陽之田而得烈祖成湯之廟焉衰門敝族而
遇其祖豈將令繼緒不忘乎時河陽進士苟宗道從
余學其家故爲大姓在廟之側桑梓阡陌與賜田接
乃命其弟宗禮規廟周之地廓其神宇令河陽守置
戶衛護仍爲崇飾像設增伊尹仲虺二相之像以一
神德按祭法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王
拯民於水火之中可謂禦大菑矣廟於河而河不溢
可謂能捍大患矣其世祀也宜哉夫上世帝王皆以
名稱宓犧神農皆是也至堯舜之世始有祖宗之號

曰文祖神宗至夏后之世則以禹爲皇祖殷之世以
湯爲烈祖其後嗣王亦各有號曰中宗高宗然於簡
策則皆以名稱於廟則特以號舉尊之也今旣廟矣
而以名稱非制也故更曰殷烈祖廟作頌以畀田峻
俾歲時歌舞以燕神云惟帝降格先天啓土湯聖不
違應天篤祐夏惡盈貫我伐是舉枿彼三孽震厥皇
武挈民請命脫之砧斧濟以寬仁瀹其瘡痍建中立
極道繼堯禹盛德世享於何方所伊恤斯廟在河之
濟民猶載蘇萬世一雨慝厲不作重爲呵禦河水洋

洋莫余敢侮沃壤每每安流順去孰敢仇餉共饁南
畝孰敢不祀競藝稷黍民以有年神不乏主粦麥如
雲際神之戶菽粟如陵隱神之宇民飽而嬉燕厥父
母奉盛以薦潔登冪俎乃麗白牡乃酌清醑報本反
始在昔自古黃髮婆娑望神屢舞奏鼓坎坎衍我烈
祖元鳥於飛集於河梁迎神語語曰湯是常小子作
頌于以歌商載祀百千神其樂康於乎成湯不忘

重修成湯廟碑

郝采麟

古之帝王開天建極使兩儀以位羣生以育而仁風

至化雍熙盈滿豐功偉烈載在方策者羲農三代而
下僅以十數至於巍然其宮儼然其容俾數千載之
下歲時薦享愈久而愈不忘者惟成湯爲然西迨河
洛北距懷衛澶相郡邑井里星粲碁布而成湯之廟
無慮數千百區凡雨暘豐歉災眚沴疾靡不禱焉而
神之格思咸若有答焉者是以民奔走鼓舞醉飽歡
呼殫財割賄而不恤也然不知成湯爲何神何勲德
而祀曰湯王云爾或曰懷之西北有山曰大泚者卽
古桑林地故土俗相因事神謹慎又曰蓋以旱乾水

溢皆假其神靈以禦河伯悍猛之患報德而祀又曰
今宋之穀熟縣有亳城豈密邇商之畿龐恩至惠薰
陶浸漬之徧而致然也耶竊嘗思之王以天錫勇智
之資檢身若不及而日新其德終于至聖而化克配
上帝建中奠極彰信兆民以至弔民伐罪剪平殘夏
殆摧枯振槁用慰來蘇之望由蕞爾之商奄有四海
傳之子孫逾六百祀生而與天地參沒而與天地並
則爲列星爲神明也必矣其垂祥雨植歆芳饗薦獨
冠百代亦宜哉孟之爲州古也西一舍而強有村曰

北陳地土平衍草木豐茂又州之膏壤也民俗敦信
力田而好義卽河陽而建王廟焉廢於金兵後趙順
重修王殿六楹明年夏六月予自翰林廉訪荆南適
至河陽社民將刻石詔後以著神休予州人也其敢
以鄙陋辭昔夏以禹爲皇祖殷以湯爲烈祖今廟而
祀之猶曰湯王非制也宜更曰有殷烈祖乃作頌俾
主祀者歲時歌之以燕神云頌曰元鳥誕瑞篤祐於
商儲休滂慶成湯以王懋昭大德邦乃其昌簡在上
帝降之百祥有夏昏虐帝用不臧拯民水火聖武惟

古今圖書集成
揚東征西怨時雨後望后來其蘇輯寧萬方勳侔五
帝道繼三皇廟食百代曰商不忘惟此河陽作廟翼
翼懷於有仁是虔是惕河水洋洋安流順適黍稷翼
翼惟原陂隰雨暘時若災厲靡及佑我遺黎繫神之
力牲酒脂馨果殽精潔伐鼓奏樂旣和旣繹神樂其
康盼饗洋溢民樂而熙鼓舞拜覲億萬斯年報神罔
極嗚呼是惟成湯之德大元大德八年九月吉日立
修溫縣文廟碑記
前人

宰陰陽妙變化神而無方廣而無外流行一理而賦
予萬殊者天地之大也致中和盡性命通體用於一
源貫萬化於一心表生民之極而宣天地之妙者聖
人之大也天地以無心育萬物而萬物皆其仁聖人
以無爲化萬物而萬物皆其妙故天心以人而著而
聖化擬天無窮由是觀之以藐然之身參爲三才而
不少歉彌綸輔相範圍贊助不使至於隳顛壞亂則
聖人有功於天地萬物可謂盛矣然而堯舜禹湯文
武之功能及於當世而或不能及於後世能廟食於
當代或不能食於異代若吾夫子功與天存德與天

並而廟食與天同在者也當周之衰也夫子以將聖大成之資生於其世不爲金聲玉振警動乾坤維持天綱而作新元命則人道幾乎熄矣而棲棲歷聘終不一遇以行其志故返而心傳口授覺三千之徒以植大化之本而又刪詩定書明禮正樂繫周易作春秋以正天下後世之心以盡天下後世之性以開天下後世之治以撥天下後世之亂會百王造聖之成法爲億萬世成已成物之典神光耀亮充塞兩間使造化亶亶而不死至於今而人各親其親長其長衣

冠偉然不爲蚩蚩異類者果誰力耶其所以際海內外自天子至於郡邑守長莫不奔走祀事未末不忘者固宜哉溫邑之爲邑舊矣兵燼之餘井里居民雖漸復舊獨素王之廟卑陋可羞前爲邑者皆不恤也至元壬辰冬縣達魯花赤哈散尹耶律惟謙主簿嚴景等相與謀曰長民以教民爲本教民以學政爲先吾其知所先乎乃言於廉訪趙公秉政卽東南舊廡易爲新宮公亦輒爲畫可未幾哈散以布伯代去復協謀共志各捐俸幣以倡於上民之觀感樂善者咸

補廢輸工翕然而集遂以子城為垣撤其中摧毀之物因其址以構大成之殿暨賢廊聖門講堂齋舍而殿之楹三廊之楹左右各五門與堂舍之楹亦各三焉至於先聖先師諸子之像皆為之繪塑煥然一新仍以宮內田三十餘畝贍學又手植百株於庭自是端嚴壯麗之居他縣無有也甲午春景詣門以文為請采麟鄙人也何足以贊聖人之萬一然漸被餘澤幸惠莫大故不敢終辭謹拜手稽首而作銘曰大哉乾坤萬化是妙至哉夫子踐形克肖三極一元淵淵

其淵萬理一貫浩浩其天天何言哉代天以言天生蒸民匪學罔覺有開必先乃聖乃神綱常之本為我明之性情之妙為我弘之禮樂之懿為我興之有綱有維有倫有式億萬斯年瞻天靡極代各加敬禮踰百王冕服登龍巍然有章海闊天高吾道之光惟此古溫作廟翼翼俎豆休風於焉以息為此邑者繼繼承承尊爾師儒訓爾諸生膺爾牲牲豐爾粢盛歲時恭哉永觀厥成

重修武縣文廟記

李天秩

古今圖書集成
修武廟學在縣之南廣袤數百步地勢爽塏可以宅
神妥靈也考於廟碑當前金天會中縣令翟中舍進
士王紹祖實始建基凡禮殿三楹高廣視王公之居
剏先聖鄒亮二公下逮十哲神像及兩廡端門講堂
碑亭以次咸具獲存於壬辰劫火之餘豈非神物護
持而然邪昔在承平風俗淳粹人材輩出是以廟學
甲於他邑至今猶播美談也逮天啓皇元奄有區夏
戢武功而尚文治至元十禩縣尹蒲察企仁憫其廟
經歲久土木崩摧慨然以興復爲任締構一新其經

始落成內翰王公述之已具歲踰三紀政歷數輩時
有增葺皆非力致勢劫而樂爲之是可尚已復有以
斯爲不急漫不加省日浸摧廢是爲不知務也然物
不可終否受之以革大德己酉承事閻公來尹是邑
公能廉好義勤政恤民顧其廟貌弗稱神居謀欲完
葺者屢或尼或行事因遂寢至大辛亥秋七月乃興
厥功日吉葺制取貲於官庸力於民躬董斯役朝作
夕休自禮殿以降缺者補傾者正腐者新圯者塤塗
丹牖飾粉藻輪焉奐焉初若未嘗毀而又加壯麗焉

仍命繪七十子及十大儒像以備春秋之祀禮也先是
大德丁未秋七月聖朝加諡夫子大成徽號詔告
天下公為磨堅珉書盛事樹豐碑端門之右抑常課
農俾立鄉校以風民俗庠舍既成文石紀績已龕於
壁八月上丁工以廟備來告公率僚屬諸儒釋奠於
庭元弁朱裳步武舒徐享獻如禮八音鏗鏘以駭眾
聽觀之者如雲集鱗次日美哉斯役昔僖公復泮於
魯文翁興學於蜀亦弗多愧既卒其事具宴以歆神
胙予適陪位諸儒合辭起曰令邑宰閣公崇飾儒宮

敦尚文教集子弟之俊秀者就學絃誦洋洋為今美
觀自昔迄今百有餘歲迭興迭廢而次第之難若此
學必有記以誌本末幸吾子文之夫物之有形而利
於民用者則有成毀新舊之別理之常也宮室吾知
蔽風雨也頽漏者補葺可以新衣服禦寒暑也垢膩
者澣濯可以潔未肯遽易而棄則其用於人而可久
聖人之道無形之可擬初無古今興廢之殊天生烝
民各秉恆性皆知由之於人倫日用之間今為物欲
之所蔽故明德不明惟其不能自明故必待振作而

古今圖書集成
開牖之此三代而下設學校教之以復天下之道而
作新之如是則人物之理何以異哉斯學之成異時
人因教而致公卿爲善良者實基於此公諱珪字用
之晉寧人時至大二年八月二十日立石

重修武縣學記

王惲

覃懷風土距太行之陽川平氣淑山水秀麗而遠舒
發于甯者爲多故人傑地靈自昔無荒寒僻野之陋
至元壬午冬前州將劉侯與予同在京師間相會肆
談懷衛間勝槩疊疊忘倦因及縣之廟學興替本末

告予曰廟自宋歷今雖制量不齊隨時徙建甚備罹
壬辰雲擾俎豆不遑賴先師家府已圯者隨葺堅完
者俾勿壞乃以有道王君文玉陳君友雷趙君宜中
輩前後顧筦得歸然存於兵燼之餘力也非幸也至
元癸酉不肖自鄭秩滿來歸顧殿廡肖像歲月滋久
風雨侵剝黯昧狼藉無復於舊荷薪之責遂不克舉
乃倡率官庶日以修治崇飾爲事御史柏德思孝又
從而贊焉經調官蒲陽彭三明府十年間皆次第而
作新之遂延致教官日誘諸生講肄於中復申請有

古今圖書集成
司得灑掃十餘人春秋奠獻鐘鼓鏗鏘禮容升降蓋
肅如也僕之素願雖畢而明德新民之教尚未敢議
也予曰不然郡邑之政似有緩而急者學校是也學
校者三代之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
於下其所以關係風化固不的然而彰歟若夫山川
英萃之氣氤氳開闢鍾奇孕秀曾無今昔醇漓之間
至於涵養薄俗作成善類實庠序基而本之後之來
者復能增崇勉勵以極菁莪樂育之美異時人材輩
出如近代進士張夢弼郭黻張袞祁伸趙觀以文采

風流照映一時誠不難矣劉侯曰有味哉子之言也
請筆之歸而刻諸麗石庶幾有讀斯文而興起者焉

龍祠禱雨記

馬曙

縣北兩舍而近有峪曰溫盤崖顛飛泉名曰懸淙垂
練千尺聲勢洶怒奪目駭心下匯爲潭深詎易測世
傳二龍宅之人有見之者或白如練或如金色潭西
南有祠故節使劉公所建古碑字刻大略記龍公姓
白失其諱與黑龍爭是潭山麓爪迹至今宛然首末
與張宣城焦士臺類焉時遇旱遠近官民祈雨者靈

古今圖書集成
應之迹榜於屋壁殆徧大德丁未自秋徂冬三月不
雨監邑公伯不花乃齋戒三日率僚屬詣祠既禱仍
瓶潭水歸置壇行祠朝夕膏香致敬不懈越三日雨
大作公以旨酒嘉穀答神之休謂僚屬曰祀典有之
能禦大菑則祀能濟大旱則祀有大功於民則祀是
神也易歉爲豐變枯爲榮非禦菑濟旱有功於人乎
卽具其事申府迄達朝廷顯加封號前號略巡檢閣
從謂鄉中士夫諸老曰公能揚神之休我輩獨不能
紀公之美乎求余文勒諸石伯不花公蒙古人氏

孔氏先塋碑

皇甫湜

孔氏之後在魯者有明譜矣其疎族散處天下或逸
而不載亡宋時有爲青州太守者實出於魯族生二
子季曰琛仕至懷州防禦使因家於懷防禦之孫秀
由進士登第爲河陽令徙居於孟卽今孔公之大父
也生二子有子曰文政文叔自文叔幼而敦敏長而
能文壯而好武當亡金時扈從岐王南征有功累遷
至大官今父老尚能道之者娶周氏與文叔比德是
生公公諱信爲人敦厚明敏讀書博學時人稱其有

古今圖書集成
祖風乃湮晦而不仕棲遲田畝以閑居自娛常曰吾祖宗來不知其幾何人或顯或晦豈非前定耶人生不滿百使鄉里稱善人足矣遂優游里社以疾終配陳氏生子男四人仁伸修佑咸繼守先業隱而不曜今四子之後子孫存歿此不復載令自列於碑陰予嘗論之往古聖賢雖黃帝堯舜三代之後或湮沒而不聞多矣惟吾夫子之族封諸曲阜散之四方歷戰國秦漢魏晉六朝隋唐而下以迄於今名儒大官顯人顧代代不乏豈天地之元氣不可息與今河內防

孔氏先塋碑

皇甫湜

孔氏之後在魯者有明譜矣其疎族散處天下或逸而不載亡宋時有爲青州太守者實出於魯族生子季曰琛仕至懷州防禦使因家於懷防禦之孫秀由進士登第爲河陽令徙居於孟卽今孔公之大父也生二子有子曰文政文叔自文叔幼而敦敏長而能文壯而好武當亡金時扈從岐王南征有功累遷至大官今父老尚能道之者娶周氏與文叔比德是生公公諱信爲人敦厚明敏讀書博學時人稱其有

古今圖書集成
祖風乃溷晦而不仕棲遲田畝以閑居自娛常曰吾
祖宗來不知其幾何人或顯或晦豈非前定耶人生
不滿百使鄉里稱善人足矣遂優游里社以疾終配
陳氏生子男四人仁伸修佑咸繼守先業隱而不曜
今四子之後子孫存歿此不復載令自列於碑陰予
嘗論之往古聖賢雖黃帝堯舜三代之後或湮沒而
不聞多矣惟吾夫子之族封諸曲阜散之四方歷戰
國秦漢魏晉六朝隋唐而下以迄於今名儒大官顯
人顧代代不乏豈天地之元氣不可息與今河內防

禦公之族殆聖林之一枝耳因系之以辭曰孔氏之
族昭於日星使君伊何有來自青溯流尋源實自魯
庭防禦河陽令德惟馨貽厥孫謀存諸典型嗣守先
業孰敢荒寧由公而下燭火之熒公之素節垂譽千
齡琢石墳阿如新發矐後之來者請視斯銘

許衡讚

王磐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
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
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

古今圖書集成
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郝公神道碑

盧摯

公諱經字伯常八世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號靜直處士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沉塞靜重壯貌瓌奇精敏有志趨盡力子職及其爲學晝或忘饋通夕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凡五六年劓劓捩磨磊砢而直廉栗而輝涵積揉累日殊月異擷芳雋腴充而足之沂源洙泗以肩周程雷風斯文陶

冶當世慨然以爲己任山峙川馳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旣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聞伯常之風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爲賓友公一謝絕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挹其聞望遣使者一再起公旣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粲若所陳也帝喜踰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据古義剴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

之言居多歲己未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世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惟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飾武事育英才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宜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賊遽請和屬憲廟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卽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

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壇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鱣以款兵館留真州藉爲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喻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釁自擅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於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於愧數也捷鏑館所塹垣柵棘驛吏訶閹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戚嗟

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卿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生死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漢江名城望風嚮附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途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睠隱其瘁於厯事也詔治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

初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郤敵爲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畱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死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良善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窘一時而享百年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

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己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董良猶姦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爲已墮奇擯。旣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紬丕擠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各數十卷。公於辭以理爲主，雄渾有氣，文若干卷，傳於世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學治

行擢置侍從，今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謀次公，生平事以銘屬摯，粵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有勞，烈於國。其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揜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後貽遠，何待墓銘。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爲孤。轂鄒魯，驟乘濂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潛，孰植其滋。孰芬其藪，孰嗅孰吹。有實其居，賓吾能戲。聖潛於藩，髦選無遺。裾曳冠巍，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鱗公雲逵。迺睠南顧，迺

古今圖書集成
休王師削槩操觚榮觀幽羈刪述叩分名義昭垂薄
言還歸昔壯今耆曷不康寧曷不期頤曷不三事爲
國著龜清廟宗彝不旣厥施輿論嗟嘻烝烝嗣夔國
末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詒之

災傷圖序

明王漢

高皇帝削平禍亂懷慶守鐵木兒抗王師已而高皇
帝定鼎按懷慶額賦而三倍之計地四萬二千八百
餘頃糧三十三萬六百餘石河南北諸郡地窄而賦
重未有如懷慶之甚者也其在河內一邑則地一萬

一千三百餘頃而糧九萬九百餘石河內區區地山
河平分地之半丹河迤東北沁河由西北蜿蜒迤東
南皆投黃河每歲秋雨發水驕吞岸膏墳沃壤動至
數百頃良田化爲澤國而糧不除太行萬里山壓邑
西北西接山西澤州北接山西陵川而邑之清上圖
利下圖居民村廬皆在太行山中復按山地起糧山
峻嶒赤色盡石骨石上之土厚者至五寸薄止二三
寸故山禿而不活樹及播種雨以時則禾生十日不
雨則禾死一月不雨則地不毛地不毛而糧不除懷

慶六邑地窄而賦重未有如河內之甚者也除正賦額糧九萬石之外今又爲遼餉爲均輸爲練餉共計增銀至二萬四千二百餘金其千里擔簦轉輸則又有解市闊布之役胖襖盔甲之役山西鹽課之役小灘七千石漕米之役毛田關陽打冰防河之役故民終歲忘有父母妻子之樂而無日不辦公稅河內之賦之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臣以崇禎十二年六月初十日自高平縣調任河內未數日水奪民稼又數日蝗奪民稼自去年六月雨至今十一閱月不雨

水蝗旱一歲之災民者三旱旣太甚民不得種麥而蝗蝻乃已種子亡慮萬頃冬無雪蝻子計日而出去年無秋今年又無春窮民食樹皮盡至食草根甚至父子夫妻相食人皆黃顛腫頰眼如猪膽饑屍纍纍嗟乎嗟乎臣負戾深重上干帝和降此大荒乃帝不卽使臣死而使我良民死臣獨何心能不慘痛念皇上居深宮之中遠軫民災謹令繪工畫十六圖而臣手記其略冒死進呈嗟乎嗟乎圖之所能及者得而見之圖之所不能及者不得而見之也工卽能畫其

古今圖書集成
形似而不能畫其啼饑呼號之聲可奈何哉臣讀歷代帝王史如我皇上真心愛民不可多見臣以新進小臣而敢深言天下疾苦知皇上堯舜之主有樂聞乎此也臣無任激切悚息之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四百二十四卷目錄

懷慶府部藝文三

清化鎮重修孔子廟記

明薛瑄

懷慶府儒學文廟記

劉健

游王屋山記

都穆

重修沁河隄記

何瑋

王屋山記

唐樞

川月亭記

何永慶

遊王屋山記

李濂

游盤谷記

前人

游龍潭記

前人

百家巖記

前人

寧邑記

前人

崇城東門記

王玉鉉

題雲陽第一山記

郝守正

創建啓運書院碑

王所用

修武縣修城記

傅冠

重修寧郭鎮城記

傅崇中

修武縣新開泮池記

周佑

延香館記

楊嗣修

職方典第四百二十四卷

懷慶府部藝文三

清化鎮重修孔子廟記

明薛瑄

爰自古初鴻樸茫昧人物蚩蚩羣逐雜處莫克相保
 乃有聖人代起稍為建制作法鋤蕪強梗扶植善柔
 區釐羣類使各安其所然後生養遂彝典明此三五
 帝王有大造於天地生人所以享後世之報於無窮
 若吾夫子生當周季風漓俗訛諸侯恣橫禮法大壞
 變而易之視古為難及不得位乃上本羣聖下開百

王刪定贊述修復典禮以康靖我民彝於悠久其大德大功高出千古蓋羣聖人得位行道澤被一時夫子又推其道以及萬世是以享天下後世之報爲尤盛也我明平定四方甲兵旣偃文治誕興凡爲國子民教人之道非孔子不行其報祀也太學有廟闕里有廟天下郡邑學有廟俾所司各以時飭正祀事其所以致隆於夫子大功大德未末無極之意可謂盛矣然自公祀之外鄉里士民有能仰慕其道協力修復廟貌以寓報祀瞻企之萬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

及人心秉彝好德之發也河內縣東北四十里曰清化鎮鎮之市北故爲夫子廟不知創自何時近年屋老瓦落階廉頽仆樹木摧伐牆垣斷圯牧豎牛羊踐牧不禁神不卽享人失瞻依鄉士孫惟中等相與勸財僦工因遺址而修築之始於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由是覆瓦完固棟楹宏整階有等次樹就封列宮牆周聳庭宇邃肅廊廡講室以次俱興於以報禮瞻企大慰有衆旣而來求余辭將鑿之石或曰夫子之道崇於祀典者不可尚已清化萇爾一鎮復何爲

古今圖書集成
耶余曰不然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皆所以廣教化也誠使一鄉一鎮皆有夫子廟庭俾報祀講學者有所瞻企其於教化豈不爲尤廣歟向所爲鄉里士民有能修夫子廟貌以寓報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彝好德之發也若清化士民所爲卽其事顧可謂一鎮而小之哉遂書其事使刻之

懷慶府儒學文廟記

劉健

懷慶古冀州覃懷之域商周而下爲州爲郡廢置沿革不一元始名懷慶路國朝易之以府其地負山面

河土曠而民淳蓋河南大郡正德改元冬余致仕還洛明年春二月郡守徐君以貞致書請曰懷慶儒學在府治之東南隅其前則爲文廟廟之中爲大成殿祀先聖孔子以高弟子四配十哲侍殿之左右爲兩廡以祀其他弟子及漢唐而下從祀諸賢自洪武初詔建學卽有是廟百餘年來雖屢經修葺然時久則敝茲以貞來知府事進謁之初顧瞻廟貌日就傾頽卽謀諸僚屬具以狀言之上官越數年弘治乙丑十月材聚工集乃以次第撤而新之殿之舊六楹增之

爲八左右廡二十四楹增之爲四十有二他至樹戟
櫺星之門庫庖廚滷之舍悉易舊以新訖正德丁卯
正月工始畢規模弘敞彩繪煥然視其舊咸有加焉
自是以貞暨僚屬春秋行禮廟庭得以嚴敬將事庶
幾少稱我朝崇禮先賢之意是以敢請一言以垂永
遠夫自古始立學必釋奠先聖先師禮然也所謂先
聖者代各不同虞以舜夏以禹殷以湯周以文王漢
唐以下始專祀孔子而後世無以易之者蓋舜禹湯
文身斯道行之當時而世治孔子亦身斯道位不得

行而傳之於後然自是世之治否皆從而係焉夫孔
子之所謂道其精蘊在六經而言行之實在四書漢
唐以來賢明之君建學育才雖未嘗不彷彿前代然
或以詞賦或以策略徒用其枝葉而遺其本根則其
治之不能古若也有以哉我皇明繼興聖祖神宗創
制立法養士於學校而取之以科目非六經四書孔
子之道不之用百有餘年教行化洽人材輩出可以
超今軼古端於是乎在焉徐君以名進士擢守茲郡
興廢舉墜細大無遺而尤以崇先聖興學校爲首可

謂知所先務然尚當遵祖宗之成憲師往聖之遺規
嚴率學之諸生沉潛經書謹身飭行由孔子之道上
沂舜禹湯文卓然爲三代以上之人物上輔國家下
澤生民斯誠無負於所職矣乃若仍襲故常入耳出
口枝葉之學以釣聲譽媒利祿雖日瞻廟貌嚴祀禮
亦何益於世道哉故因記廟之成并及於是推明
崇禮先聖之初意俾自是從事廟庭者知所勉焉

遊王屋山記

都穆

書禹貢曰砥柱析城至於王屋今王屋山在河南濟

源縣西八十里山形如王者車蓋其中有小有洞爲
天下第一洞天歲癸酉仲冬予至濟源欲往遊焉出
縣西三里經濟瀆池入謁大濟之神其殿北有北海
神殿咸著祀典北海殿前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
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卽濟水所聚蓋其源出自王屋
天壇之巔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流爲濟是也東池
俗傳能出物以應人之求然率始於三月至四月望
而止餘月則否予友潘黃門希名舊爲懷慶理官作
文辯之謂春夏之交泉脉騰沸而濟尤勁疾物隨沸

而上市嘗爲作序是日默禱於神願出物以彰靈異
久之物竟不能出始信希名之辯足以破紛紛之惑
也出祠南行三里折而西四十里午食自此登秦嶺
二十里至澗河宿野人家十四日早行三十里至陽
臺宮宮在王屋南麓八仙岡上爲唐司馬子微修仙
之所宋徽宗嘗遊幸其中天尊殿壁繪神仙龍鶴雲
氣升降輦節羽儀之屬甚奇蓋開元中人筆殿左有
唐大中八年碑上刻睿宗與子微書并送還天台詩
宮之東三百步有後晉燕真人井其上有洗參石白

相傳燕於此得道上昇宮北上一里經山神祠三里
觀仙猫洞人云燕真人丹成鷄犬俱昇仙猫獨留不
去人就洞呼仙哥時或有應者二里涉不老泉又二
里至李道人菴道人山西高平人弱冠時以母病登
天壇舍身崖舍身以祈其愈予詰之答曰初墮時但
如行清化鎮上忽有龜蛇左右相逼始知墮崖則已
坐深谷中肢體無損凡四晝夜罔知饑渴天壇老道
士聞其舍身覓而得之時隆寒俾之附火右足悉墮
其趾自是母病亦愈遂結菴山中其事誠異矣五里

古今圖書集成
至紫微宮至此已及山半羣山環坐積雪猶在予心目豁然道士有陳性常者爲吾鄉人延之共飲性常舊住武當山之自然菴今年七十有八而神氣清茂似有道者移居此山已二十年其學乃仙人張三丰之再傳爲予言張師名鉉鉉遼陽人自號三丰遜叟世因其號第稱之曰三丰而鮮知其名正統間猶在後不知所之飲畢宮西半里至望仙坡性常草菴小坐北折緣險一里閱玉泉泉爲方井上刻石云玉泉聖水旱澇如故山中道士多汲以供飲食仰視天壇

去此尚十八里路陡隘且多積雪左右澗壑不可丈尺足未涉而氣已奪惟神遊而已予問道士小有洞所在云在山之垂簷峰下元季鄉民避兵者多穢其中自是洞口遂塞今不知其處夜宿陽臺十五日復還濟源

重修沁河隄記

何瑋

懷慶府城北二里而遠有河曰沁河源自山西來乘高趨下怒流湍悍可畏河之南有隄蓋以防其患也始築年月無可考計其來蓋亦久矣成化年間隄漸

古今圖書集成
陵夸十八年夏秋之交霖雨大作河暴漲決隄毀城
摧房垣漂人畜不可勝紀日照陳公時守懷慶徵徒
役修築之隄復高厚完善迄今餘三十年矣復漸陵
夸比年夏秋之交每霖雨河水暴漲輒至城下城外
房屋牆垣多致傾塌居人恆凜凜焉恐復有十八年
之患太守郟城周公議欲修築以勞費重大迺請於
巡撫都御史李公公曰修隄防以禦水患政也雖勞
費固不得已况親王在此更有不可緩者其亟圖之
迺經畫區處計隄之當修築者西起回龍廟東過真

武廟長凡三百一十丈有奇高約二丈有奇起工於
正德十二年正月訖工於是年四月太守公又令沿
隄種樹千餘株蓋亦爲護隄設也旣落成囑某請記
成績於石以示久遠竊惟天下之患備於未然則力
省而功倍患至而後圖之非惟勞費不貲往往有不
及事之悔古人於隄防溝渠之類歲加修治職此故
也惟茲隄十八年以前有人修築則可以免墊溺之
患奈何其不然也今太守公及河之未爲大患也先
築隄以備之其爲民之德甚厚然亦勞且費矣嗣是

古今圖書集成
而後歲加修築埤補使茲隄不至陵夸則吾人墊溺之患其未免乎故記其修築始末復系之以此以告後人云

王屋山記

唐樞

自名原關巡司尋澗道長脉入一峪轉繞三四乃遙陟峯巒細委阿谷闕閬林光靄氣麗展輕落鳥有異鳴而莫識其形水從石出而不知所來山疑盡隴而復開遠嶂確局應聲柏香飄氣一徑悠然與天台覺相似是誠仙窟北上爲天壇天下洞天第一相傳軒

轅皇擊蚩尤受天符於此壇予意古聖人伐惡之師不輕出托身寥虛之境以自齋其神乎陟紫微宮西岡沿避秦溝望仙坡四里廟軒轅養丹池蒼龍嶺入一天門歷十八盤路橫兀巨石鑿徑爲接雲橋歷雷神洞八仙嶺登仙石鎮山獅石三官洞仙人橋南坎太昊祠步步登石有鐵索數條入南天門歷四聖殿殿後御愛松一株軒轅所憩處枯久尚堅甚不腐歷諸祠入二天門上總仙宮卽天壇巨石丹堊直大而方如砌成爲壘三層高數十丈廣倍之殿構弘麗且

古今圖書集成
多中立三級瑤臺瓦檻皆鐵最後乾剛殿背眺百千
峰如環堵色相奇秀日中所未有三面曠然遠及見
千里外諸山只畎畝磷磷與埽平地由東坎下北嶺
有老子煉丹池其水可療日疾歲四八月兩御貢稍
出至心石捨身崖西北天門門畔十古松俗謂軒轅
北上壇十間此句有錯訛王迎而植之竊意爲以計下蚩
尤之喻說也北嶺銳石如脊更北爲王母洞由西坎
尋太極池黑龍洞山凡五行脉東行起一峯曰日精
西行起三峯日月華南行二支一長支結紫微宮一

短支卽行徑合北嶺而五凡三宮六院清虛宮遠在
東爲小有洞天有仙猫洞陽臺宮遠在南有洗參井
他神宇不能勝述中間泉石幽嘉體局俊闔而屯雲
擁霧凌風摘星超然如在霄漢之表可坐消情慮且
夕有五色影佛燈現靈

川月亭記

何永慶

環懷之北有水焉直北之要津也性衝擊無定南北
極目平沙兩岸遼渺橫漠每秋夏之交雨濤澎湃洋
漉流澌足稱巨川枕川而南有亭曰川月亭蓋取臨

流碧映兔魄搖光之義大夫之郊行勞閔祖帳青驪
歌味迭酬皆斯乎寓故其基棟獨盛足供翫賞面其
堂曰借寇當時子翼君翩翩父老叩輦求庇者猶可
遐思哉堂之後爲臺瞰川而起若樓臨沼太行西來
羣峯拱秀引手可招浮觴揚琴衆山皆響晴空入夜
弄影澄波孤村遠照萬籟闐寂蓋川月之極觀備矣
舍屋而西虛亭一楹據列樹之中榜曰冰壺通津卽
今太守所榜也冰壺以字月通津以字川而規模潔
緻幽蔭繁香激水東來曲之遶亭入於前池池巧細

有橋疎檻可凭荷芬可嗅雨時滴瀝作琳瑯聲壺榼
坐地可十數人雅歌更唱幽禽窺人忘其爲郊野山
林矣橋兩傍有二祠東爲四賢祠祀宋陳氏四中書
君西爲遺愛祠祀明前太守蘄水朱公王公官皆有
聲並祠之亦借寇之遺也歲月寢多風雨摧蠹向所
侈勝極觀者幾於頽滅而今太守棗強江公來則飭
而更新之時偕其寮登眺舒嘯不佞亦得而寓目焉
夫不佞自歸休雅僻山水乃一至輒嘆以爲勝地逢
人何幸然而人勝於地則名亦因地而勝公知之乎

古今圖書集成
叔子峴山庾樓明月彼豈有意於規規立身後名而名卒歸之者惟其留心民瘼寄情山水有古災祥之察遊豫之觀云自遊豫黜而衡石興服官者率避覽勝之說一切罷謝名園勝槩或從而斥拆之也公旣賑窮起廢不憚辛勞而又出其餘以全勝賞使前人兼焉者也他日者數堂於寇必之公數祠於陳於朱者亦必之公卽百年後襄陽淚石武昌姮樓俯有川而仰有月有不歌延澤而詠清輝哉則信乎亭之勝

得公而公之勝得亭矣予不佞竊自附於耽勝逸民故紀其勝而銘公之績於石焉公諱學詩號津臺而其寮友則司馬爲鄭諱道興別駕爲孫諱汝正司理爲怡諱愉

游王屋山記

李濂

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禹貢曰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是也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形如屋也又曰山空其中列仙宅之其內廣闊如王者之宮也按龜山白玉上經暨茅君內傳皆云大天之內有

古今圖書集成
元中洞三十六第一曰王屋之洞周回萬里名清虛
小有之天杜甫詩憶昔北尋小有洞卽此山也其絕
頂曰天壇常有雲氣覆之輪困紛郁雷雨在下飛鳥
視其背相傳自古仙靈期會之所世人謂之西頂云
余夙慕天壇王屋之勝顧塵事羈縛恆以未獲一游
爲憾歲乙巳三月十三日乙亥蚤起渡河往游是夕
宿原武翌日宿武陟丁丑宿覃懷戊寅宿濟源己卯
晨出縣城西走溝中四十里飯胡嶺又折西南行十
五里度秦嶺皆行山上逾五里至劍河堡南行又折

西北行十五里至陽臺宮在王屋山之麓唐司馬承
禎修真之所也明皇御書寥陽殿三巨字殿中塑昊
天上帝像旁侍十二元辰皆偉麗而白雲道院乃在
寥陽殿之東曰白雲者承禎別號也入道院見大鑊
一徑丈深數尺勝國時物也宮之南有八仙嶺其勢
如八仙飾冠佩下天拱揖而嚮陽臺又有仙貓洞不
老泉皆去宮不遠出陽臺宮東北行山下百餘武謁
煙蘿子祠祠有洗參井祠卽煙蘿子宅址也煙蘿子
者晉天福間人世傳煙蘿子佃陽臺宮田苦積功行

古今圖書集成
忽一日於山中得異參合家食之拔宅上昇云過祠
北行礮道中蹇亂藤履危石東西兩山壁立數千仞
風颼颼起岩谷林木間令人震恐礮道中行八里復
上山坂疊巘盤曲莫記層數乃循石磴道士引入紫
微宮仰視臺殿如在天上至門金書榜曰王屋山朝
真門門內爲天王殿榜曰天下第一洞天又上一層
曰三清殿面對華蓋山如几案然又上一層曰通明
殿設昊天上帝像殿中環列朱龕貯國朝御賜道藏
經若干函有碑數十通皆宋金元時物薄暮酌方丈

之松菊堂翌日庚辰夙興爲天壇絕頂之遊乃乘小
山轎僕夫扶紐牽輿以上出紫微宮西上二里至望
仙坡閱披雲子修煉之迹又上四里至憩息亭凡登
絕頂者至此必飲茗少憩故名其地有仰天池四面
高而中凹舊有泉今涸至此則山徑愈峻險轎不可
行乃步以上過此躡瘦龍嶺登一天門曰瘦龍者以
山脊之癯如瘦龍露骨也過一天門登十八盤山石
壁陡絕旋繞而上至躡雲嶠觀煙蘿子登仙石石上
有足蹤下有澗曰避秦溝又稍上則紫微巖巖之右

古今圖書集成
有三官洞洞前有仙人橋少頃至南天門則愈陡絕
手攀鐵索以上觀軒轅皇帝御愛松少憩換衣亭謁
玉皇殿殿之東曰清風臺西曰明月臺皆名石也又
行數十武至絕頂入虛皇觀謁軒轅廟真君祠乃陟
三級瑤臺極其遐覽東曰日精峯日始出時晶彩爛
然西曰月華峯月上時光華先見也於是東望海岱
西眺崑丘北顧析城南俯黃河如線嵩山少室隔河
對峙咸聚目前下視華蓋諸山卑如培塿竊意天下
奇觀無踰此者余徘徊久之乃下三級瑤臺徧觀古

今諸石刻而日已晡矣是夕宿上方院偶思李白詩
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掃落花之句超然有遺
世獨立之心焉余入寢室將就枕道士走報請觀天
燈亟出視之則見遠火如流星下上明滅杳無定跡
時從行者咸相駭異昧爽起觀日始出之景甚奇天
旣明陰雲蔽翳移時頃之間霽步至北天門見古松
十數株環列成行儼如侍衛皆千百年物也遂觀捨
身崖志心石在東北虛巖之上突出一石闊尺許長
丈餘勢欲飛墜下瞰峭壑神悸股栗又觀老子煉丹

古今圖書集成
池上有老子祠古碑存焉聞東北有王母洞奧邃難測人跡罕至元歲時投金龍玉簡於此余欲往遊之道士曰徑險不可行且有蛇虎潛其中乃下南天門里許游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池蓋濟水發源處也世傳析城之山升白氣於天落五斗峰化爲濕雲自石竇中滴水降太乙池云道士曰每歲元會日五更初輒聞仙鐘自遠洞中發聲悠揚清婉可聽又曰日出沒時間有倒影之異余暫遊速返悉未之逢也是日由舊途下山仍宿紫微宮余嘗夢游一山極奇絕嗣遊四方名山無似者乃今登覽王屋種種與夢中所見合夫豈偶然者哉

游盤谷記

前人

盤谷在濟源北二十里唐李愿隱居於此昌黎韓公有序送之而是谷遂顯名於世按韻書盤磐古通用蓋山石之安固者荀子曰國安於盤石漢文紀盤石之宗是矣韓謂環兩山之間曰盤又曰隱者之所盤旋余游其處則見諸峯矗立蒼翠掩靄蔚然深秀旁觀他峯多犖确插起危若飛墜而此獨平穩似謂安

古今圖書集成
固者爲是谷口有農夫數家草屋參差榆柳交蔭韓序所謂草木叢茂居民鮮少至今猶然也公之序濟源舊有石本在張端家乃貞元中縣令崔浹刻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嗚呼盤谷太行一支山耳乃獲公一序輝映今古余又深慶此山之遭也

游龍潭記

前人

龍潭在濟源縣西五里去濟瀆廟僅二里余謁廟畢寓天慶宮將遊龍潭出宮稍西見沙村水寺瀟灑可

愛檜柏菰蒲參差掩映孤塔秀聳雙鶴巢其巔而所謂龍潭者實在寺前潭闊頃餘渟渟清澈可鑑毛髮舊跨潭建涵虛閣今廢居人曰潭中有神物有時涸水將至夜輒聞蛙鳴水鳥盤旋其上人以爲異云宋盛時蜀人陳省華嘗令濟源有惠政因家於濟今城北有夜香臺乃其妻滕國馮太夫人焚香祝嗣所臺址尚存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同讀書龍潭寺中後相繼登甲科父子四人接踵爲將相皆贈太師中書令子孫蕃茂登仕中朝而虞部員外郎知儉嘗構

四令祠於寺側司馬文正公為作記寺中古石刻最多今存者校書郎張庚所撰省華善政錄暨真宗皇帝送堯叟謝病歸詩而堯叟和章并刻碑陰續建短碣俱漫漶不可讀矣余徘徊薄暮誦堯叟水昏烟暝自成圖之句嗟嘆久之

百家巖記

前人

太行轟轟數千里雄跨河北諸郡而山之所至隨地得名其實皆太行也修武之北五十里有曰百家巖者以巖首稍平可容百家也嘉靖乙巳春三月余下

天壇旋軫取道修武往觀百家巖之勝乃由馬坊村並山北走度岡嶺數重失道入灌莽中遇樵翁指示小徑草樹蒙密攀緣以上石路欹仄愈進愈峻至其處則見飛峰疊巘懸嵯峭壑連亘起伏若迎若送若拱若揖若拒若鬪堆蒼積翠煙飛冥濛不可勝窮太行穠秀此當為冠而叢林崇明寺實據其勝土人謂之百家巖寺創於高齊唐稠禪師益拓大之臺殿寮宇咸壯麗乃若冷然自山而下濺濺有聲穿佛殿之礎流入僧廚者玉女泉也一泓湛然影沈沈紺寒在

佛殿之後者明月池也朱欄碧牖當池之陽四面敞豁可凭可眺者環翠亭也驀佛殿之西有石如砥可坐而飲面對瀑布泉如千丈珠簾噴冰灑雪涼氣颯颯侵人肌骨者劉伶醒酒臺也臺下有池方廣踰數而上足罷力倦遇稍平處輒坐憩石上僧持茗來迓啜茗畢乃手拊僧背努力盡石磴入寺竹樹陰合弗見天日佛殿凡五層而水陸殿獨在絕頂壁畫諸天像頗工緻稍折而西有二泉皆平地湧出左曰金沙右曰銀沙各取沙之肖像名之二泉交匯於池潏然

奔流下灌園中蔬泉上有二紫荆樹土人呼曰百日紅泉之後石梯數十級褰裳以陟至石臺臺上有地藏王殿又西磴石崖有窟窅然曰青龍洞洞內有水色正黑悽神寒骨寺之東園中有宋大中祥符二年所建五百羅漢碑今無一存者余聞是寺在弘治正德間最盛僧徒至百餘人人士來遊者供帳甚款比歲困於賦役乃毀室廬鬻鐘磬以給逋負坐是廢禪輟唄遠望皂衣者至咸走匿深谷中余偶來遊傷其事聊記之寺壁倘司牧者見而有慨於中庶或濟之

古今圖書集成

亦仁政也

甯邑記

前人

乙巳暮春至甯邑甯邑者昔賢棲遲之區也出邑之北門二十里至真清觀閱丘長春所書劉海蟾入道歌石刻觀前有古潭瑩澈如鏡相傳海蟾子洗丹處也又十里抵山陽城一曰濁鹿城漢獻帝之墓在焉曰禪陵魏曹丕逼帝受禪奉帝爲山陽公居此陵之東五十步有漢獻帝廟傾圮厓側正德初蜀冷宗元爲邑令復其守陵者二戶余至其處見孤塚如阜封

蠹荒涼荆蔓蒙絡不勝異代黍離之感晉七賢竹林亦在茲地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者也余徘徊四顧絕無一竹尋訪遺蹟得一寺實七賢堂舊址蓋後人建堂於竹林以祀七賢者草莽中臥一斷碣隱隱有字可考元末始改建山陽寺又曰竹林寺云七子當魏景元中政歸司馬氏時事日非懼禍及以茲地近許洛泉谷幽僻乃相率爲竹林之遊以自放焉初七子之縱酒也實欲閉關沈晦冀免刑戮顧亦有弗能免者君子處世之大方其別有道乎乃若蘇門之孫

古今圖書集成
公則得之矣余遊山陽迤邐至六真山訪六真修煉之迹山南有洞曰六真洞深邃窈冥不可入聞其中有數丹竈洞前舊有六真觀今廢而新河之水自六真山合王母泉南流入吳澤陂六真者丘處機劉處元譚處端王處一郝大通馬鈺也

崇城東門記

王玉鉉

侯治武之四年政平訟理徭役適均邑民恬熙無事會城之東門卑甚且將圯己酉秋邑諸士之才者赴鄉試且行侯曰東門於學宮蓋良方也其巽方旺氣

之所乘也因學宮路而高之爲門樓者且二丈餘至良方風之所入而氣之所聚也如今者卑卑不揚其何以振多士夫諸生且赴汴汴宋都也宋不爲良嶽乎哉宋之理學文章於三代而下出漢唐所未有寧獨聚奎之兆其爲良嶽之所呵護者實多夫東門也亦學宮之良嶽也捐俸而高其門之樓若干丈不越月而竣事巍然大觀焉於是邑之選貢蕭君等述侯意而請記於予予曰侯之意獨良嶽也乎哉而又獨學宮也乎哉其所見者大也郡邑六而陟實收郡之

下流云陟之祖脉自王屋王屋之東爲五龍口口之北爲沁水出山處沁之東三十里微轉而南旋而復北而東其北爲唐丞相裴休故居東之三十里折而南其北爲故太行其南爲今郡城南之迤而東七十里微轉而北而復東其南爲故懷城書所稱覃懷底績卽其地也東二十里至木藥店折而南十五里而入於河其折之內卽武陟城城之東門去其南處僅百武而遙口之南爲濟水至壓橋合溟沉二水爲一而南漸而東至古陽河之東四十里沈河村爲沈水

書所稱導沈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卽其水也沈河之東至虢公臺而南而入於河而臺之西爲司馬仲達招賢城東爲古邢丘爲溫爲兩司馬城司馬君實之上世居之故其封曰溫公其入於河也爲濟之再伏其溢爲滎也爲濟之再見其由河而滎也爲廣武之北去武陟縣十里而近沁之東而南也而入於河濟之南而東也而入於河蓋會而爲一矣而武之城適當其會之際城之東門又當城之會之際則夫門之樓之高也豈不揖元精於小有接灝氣於虛

古今圖書集成
皇而三百里之英華萃之學宮也哉而不特此也王
屋之氣自仇池通仇池之氣自崑崙通崑崙之氣自
天通故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而黃河之發源
自崑崙故曰黃河之水天上來夫自王屋而武陟而
爲三百里之小離合者東門也自崑崙而武陟而爲
萬里之大離合者東門也東門而卑卑不揚則郡城
而王屋而崑崙其於帝天之脉何以收而振之哉自
此樓之高武之秉耒耜者千倉而萬箱負襟裾者千
英而萬傑而進而求之乾綱之所以旋坤軸之所以

轉雖謂有功元化可也而何武之城之足云故侯之
所見者大也侯秦氏諱之英字子才三原人

題雲陽第一山記

郝守正

嘗見宋米學士芾書第一山奇奇怪怪迥出翰墨蹊
徑凡山之佳絕處各有立石如金陵茅山中都盱山
東浙諸山不一而已歷世久遠歸然猶存豈好事者
襲其墨妙而爲之標榜與抑悅其人品清絕託以傳
不朽與蓋有之矣我太祖龍飛淮甸駐蹕盱山甚重
愛之親摘宸翰礮石於龍興寺筆勢雄健端嚴卓犖

巍巍中天下而立氣象乃見大聖人制作高出尋常
萬萬也太行之陽羣山峻拔是爲雲陽層巒疊嶂不
可名狀往來屬目應接不暇真太行第一山也惜未
遇名賢不得與王屋盤谷並稱乃知今古名山勝地
騷人墨客如元章墨妙雲陽奇觀泯泯落落不傳者
何可勝數也悲夫壬寅九月雅集賓佐使不有述將
使勝遊佳賞同焉汨沒良可惜哉因各爲請紀之矣
釋子摩崖索書仰止前作率爾塗抹聊以誌一時之
遭繼有作者得因之託以表見於世則今日之作不
徒爾也傷今思古撫景痛心過日舉皆陳跡後之遊
者亦將重有感也

創建啓運書院碑

王所用

濟邑據淮之西偏風氣醇樸士斌斌質有其文溯明
制科以來薦賢書者相屬而甲第未之前有比正德
庚午後更三十一賓興鹿鳴絕響者將百年譚者曰
天地氣運使然非人所勝卽青衿負才儻聲者一再
試不售扼腕功名之會謂此茫茫者爲政爾君子道
其常亦恃以人事奪造化操豚蹄而祝汗邪奈何哉

古今圖書集成
以氣運解會邑侯史公加意振起謂良農不以無年
輟蔗菘百工不以成事忽居肆而况學者哉遂卜爽
塏於城西北隅構講室焉正堂四楹東西兩號計十
四間大門儀門各一庖倍之周繚以垣始於壬寅之
冬訖明年夏凡五月竣事而聚儁彥其中標之曰啓
運書院學博暨弟子員輩戴侯嘉惠圖勒貞珉以垂
不朽俾余記其事余惟天地之氣列爲流峙發爲物
產而復以靈秀穎異鍾爲人文王屋小有古今侈稱
名勝濟四瀆之一徑渡黃河入濁不淆其清淑之獨

萃者哉羽毛齒革充供天府五穀絲枲果菽藥餌之
屬衣食旁邑波及旁邑者濟之餘也豈靈秀穎異之
氣獨鬱於士而不稱其山川土物乎必不其然今爲
士計散處逃居不教而期興責在師帥羣居聚樂教
之而不興敬業之謂何昔在春秋輿人誦公孫僑曰
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寧惟是僑也良子弟之不若於
教卽教之未必誦也漢文翁修起學宮辟陋之蜀文
雅比於齊魯然非諸生明經飭行翁亦安所藉榮施
乎侯惠愛興學視公孫文翁度粵遠甚斯亦士莠藻

古今圖書集成
颺芬而激昂青雲之一時矣雖然士一對大廷離蔬
釋屨自謂鳳毛麟角恣焉臆詎亡節名實俱喪至今
好修之士指引爲戒其人輕而科第亦不得獨重由
今辨志矢之有終令中原講文獻者以濟爲宰黍梁
父則侯之造濟士也詎淺渺哉侯名記言字秉直山
西河津人萬曆戊戌進士

修武縣修城記

傅冠

自鴻雁莫集萑澤弄兵一一挾理升虛邑恃人治狀
博上官譽之士率舍究圖而問高深以迫始受事之

賢令令無不人人談城垣急乃成效罕覩而吏議踵
至矣修武爲豫屬巖邑武廟時小寇竊發邑無險可
恃殘掠獨甚迄今上崇禎之五年寇變再告邇來輜
軒公車皆能言修武城垣得失益扼腕任事之難蓋
國家定鼎於燕環輔之巨郡三其在豫之覃懷修武
實當西南外輔周武王所爲審邑勒兵杜牧之所論
河北精銳盡在於茲當事者迺無能和衆糾民以庶
幾於干城鎧笠而區區土壤馮藉國家將焉用此廓
城且修武又非易城之地也其土盧盧然散其砂礫

古今圖書集成
浮浮然風舉其井舍澌澌然荒落於寇賊一再蹂躪
之後輕用其力則無民重用其力則無城易視城則
無城之兵難視城則無城之令自修武思之天下事
何一非難易輕重鼠首哉袁山周湛若使君受修武
事甫數月賊耽騁禽息如異時之踉蹌修武民固且
摩厲於不呼之城或以築歌或以守謠或以望關喜
若弗問有異時色變者異哉修武民歌則旅之謠則
舞之喜則主之以旅以舞以主臚傳而聞之史氏余
爲之起而嘆曰周使君其殆庶幾乎難易在心而輕

重勿俯於天下者乎易繫有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蓋取諸豫不豫而動春秋爲之譏南門惟豫乃利建
侯行師使君以受事未幾城修武而和其衆於歌舞
之塗其必非盱豫益又可知矣聞之輜軒公車言修
武成城不出里而募鹽兵不需索賦而節用奇仿不
苟且上官檄而撫摩相勸此其爲使君奏豫之道也
哉雖詩所稱南仲城朔方以奏於襄曷以加焉後之
撫斯城者尚亦思究圖庀精銳以無忘難易輕重之
今昔歟城去京師西南外輔近其陰則太行巍翼其

陽則沁水縈帶右輝左懷州地居然耀德而勢是不可無城周使君治城長千有一百丈廣舊城四之三高舊城一雉城之樓四城角望樓者八城堞堵九千四百有奇十堞一堡一墩環城有更廬櫺比復爲濬隍廣袤二丈許肇始於崇禎八年乙亥二月八日五閱月而觀成

重修寧郭鎮城記

傅崇中

武城寧郭鎮枕行襟沁接甯控懷扼豫北咽喉踞陟州肩臂誠爲山陽重鎮創設郵亭已舊而城垣則自

景廟間爲宋村遽師經始第故城卑隘土堞傾陔致萑澤伏姦窺往來貢損頻思祛篋而利其有在神廟之丙申年至劫朝使武銓郎之行篋刃牛學博而斂其貲邊餉經臨剽去白鏹盈萬隨責償於武邑縣官并褫其職凡居民被累者亦資產與生俱盡直指疏上謂驛壤錯三縣黠賊得以逋匿紛投非有總彈不可議以別駕一員分署寧郭荷俞旨檄縣鳩工創廡舍越歲而竣迨今上之五年劇寇自晉闖豫值寧城與清化城並圯狂鋒闌入赤燄燦天兩鎮之被屠掠

者綦慘會扶風袁公分藩茲土偕郡邑集議牘請院臺聞於上另請郡丞移駐清化而以別駕顓鎮寧城蓋藉專官駐重地備圍至嚴也至八年秋別駕竇君蒞官之初閱寧垣夷圯慨然建議修築隨與武令董君商確就妥申議上臺仍蒙袁公倡郡邑各捐廉俸而竇公獨董茲役徵武邑里夫二千四百名駢興畚鍤濬隍添壘倍薄增陴伐石庀甄聿修厥堞肇工乙亥冬之陽月越明年仲冬甫匝歲而竣事計城高二丈五尺闊一丈四尺磚堦一千七十有八北闔雖塞

乃構宇其端城樓角樓共八座濠闊五丈引靈泉二水注之使無中涸繚垣復護以長堤高一丈五尺基闊二丈城成而四鄉土著爭構數椽於內廛至如歸咸圖聞警避兵倚斯城爲屏蔽也竇公更籌畫城守殫極綢繆城內請設千百總十數員各井城居子衿亦分任守圉繕備弓矢兵鋌火器製具五方旂幟式燿軍容百緒犁然鎮民自此可恃無恐將謀片碣以識竇公之成績於永末而公固怵然退讓未遑也余謂公曰睠茲鐵桶金墉護萬靈而鞏千禩環城衿庶

古今圖書集成
席公竝庇方欲擬於房碑樂社以志庚桑何必滅沒成勞而弗以徇里者之請迺弗辭固陋漫勒椎言願後之倅茲土令茲邑者將追步關中之蹟一覩城隍稍泐當亟爲葺治葺治而徵夫於邑亦當急爲調發微論昔者礪官償餉故事可爲明鑒亦勵在事宣勞者永勤嘉績與百雉共蠹天壤而七尺豐碑常在令狐兔驚鸞龍之色矣是爲記袁諱楷竇諱光儀董諱蘭芳俱陝西人

修武縣新開泮池記

周佑

由縣治折而西五十步而近爲文廟創葺具志中歲久浸壞室宇圯敝不任風雨且泮池在櫺星樹戟之間湫隘迫塞夷若污甄游息其中者亦萎然不復自振故昔之比舍唔咿聲徹於日今鞠爲茂草昔之登春秋榜者科不乏人今八十年而遠望若河清矣豈士習不力耶抑地氣使然耶萬曆十九年辛卯督學使者周公校修士大爲稱賞詢科第事驚且疑久之及文旄東指過學故處憮然曰地氣與文運通惡有迫塞傾圯若是而能使人文之休昌乎急移鑿泮池

於櫺星門外會邑乏令署事者憚於興作之勞且地
爲居民生產簷枅啄望欲一撤爲通衢誰其聽之幼
兒老婦啼訴几案前日無寧時事幾報罷適侯邵銓
得修令甫下車人來言前事卽慨然曰此當事廣厲
學宮之至意奈何以一二匹夫匹婦故中止乎招所
居民佯恐喝之曰爾欲撼公議哉隨出囊中金與之
曰爾無作怨言酬爾直事遂定時郡守詹公丞劉公
倅喬公理王公下及學博弟子并鄉民慕義者各捐
貲佐之共買地東西八步有奇南北二十八步鑿池

其中疊磚爲甃架石爲橋繞以石檻障以木屏規制
宏敞過者改觀是秋周生佑卽上鄉書高等侯喜甚
復諭諸弟子曰多士助哉地靈人傑業已有徵矣吾
益爲汝成之修大成殿五間東西廡各七間禮門三
間櫺星門三間明倫堂五間東西齋房各五間門二
座棟楹聳邃丹堊映錯遊其中者目爽心開若置身
於清虛異境而忘其爲昔之陋者則昔之萎然者將
奮然起而建鼓登壇繩繩接武以繼曩時之盛者不
可屈指俟哉昔文翁起學宮於成都市蜀士文雅比

於齊魯而文翁之政遂爲循良稱首侯之振起士風
視文翁奚啻過之則後有傳循良使昭代吏治光於
千古者舍侯其誰首哉余敬掇拾其事以俟采焉周
諱夢暘江西吉水人詹諱啓東福建安溪人劉諱應
聘山西翼城人喬諱萬里直隸華亭人王諱如堅江
西安福人邵諱炯直隸安州人餘悉勒名碑陰

延香館記

楊嗣修

己巳夏寧疆賦歸於柏香鎮之中關土爲義學曰延
香館衍芬郁於有末也館凡七楹障以重門門內東

西號舍十六間中講堂堂置廚貯賢聖明道經書若
干部館延名宿正師席焉其窮經於堂後者亦七楹
歲額水田百畝具束修薪水爲遠邇來學者地館經
創始耗金錢五十萬百畝之直亦錢三十萬歲餘落
成從遊日益衆且次第爲博士弟子員噫此非余不
肖之所能爲也鎮自國初以來比有素風其讀書爲
秀才肇先大夫與先叔氏余束髮握鉛槧過庭之外
茫無師友依栖廢廟孑爾晨昏性善怯假寐輒苦魘
驚而走復熒熒無之嘗齋糧謁簡遜菴師授以麟經

然糧易告竭也其郡伯詹郡李王書院課士余與皇甫子廉苦無騎先一日躑躅往後一日匍匐歸日三閱始幾一課力不能致書每欣一邁口誦手抄不能瞬置貧賤攻苦余不肖實備嘗之先大夫嘗語曰困窮境固逆學力關於是矣每見旣達者其去困窮會幾何日而遭遇纔更心眼都易子異日其念諸貧不能師者其處以義學余丁未成進士方三匝月先大夫遽見背余羈遲燕邸含飯易簣之未能先大夫猶遺囑及此念之闕如也迨余薄遊中外迄今二十餘

年始成先志余之二十年閱歷期小有建樹荷此析薪而碌碌無所表見我有子弟坐使誨迪之悠悠也負愧良多憶余與皇甫子徒步應諸生試書劍迢迢日云徂矣有老人下階揖曰願君勿忘徒步時因設雞黍焉余不肖卽驅馳四方歸老泉石而廢廟驚栖百里負笈未嘗頃刻去懷也先大夫以余不肖念及後來之如余又念及後來之不盡如余者余其敢憇遺爾子弟之從學於斯者尚其念諸若曰力可爲而爲之也余衷滋晦矣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